

馆藏精品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远方出版社

永乐大典

主编 郑福田

第四十七卷

远方出版社

鄭福田
PD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乐大典/郑福田主编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. 2005. 11

ISBN 7 - 80723 - 108 - 4

I. 永… II. 郑… III. 百科全书 - 中国 - 明代 - 缩写本
IV. Z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8929 号

永乐大典

主 编: 郑福田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90 千字

印 张: 275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 - 80723 - 108 - 4/K · 1

定 价: 960. 00 元 (全 48 册)

目 录

永
乐
大
典

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三 七药 (1)

〔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一千九百八十四 七药 (24)

〔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一百八十 八陌 (58)

〔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一百八十一 八陌 (61)

〔原藏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三十六 九缉 (89)
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
永乐大典卷之二万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缉 (129)

〔原藏北京图书馆〕

新
中
華
學
術
研
究
所
PDG

永乐大典卷之 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三 七药

原藏上海东方图书馆

永
乐
大
典

学

【袁洁斋集】《建宁府重修学记》：嘉泰四年夏六月，前吏部侍郎倪公，奉天子命，开藩建宁。始至，谒先圣，周视郡学，慨然有葺治兴起之意。冬十月，鸠工庀徒，遂大修之。明年季春，以讫功告，肄业之士德之。属某识其事，某惟学校之立，所以存人心也。人之一心至贵至灵，超然异于群物，天之高明，地之博厚，同此心尔。此心常存善，则行之如履康庄；不善，则避之如避坑谷。此心放逸，舍康庄而弗由，堕坑谷而不悟。自古及今，智愚之殊途，正邪之异位，君子小人，判然为二者，原于此而已。择师儒，群俊秀，朝夕讲切，发其精微，乘彝之懿，若揭日月。而人心其有不存者乎？此学校之立，所以不可缓也。既立矣，岁久必坏。物理之常葺而复之，轮焉奂焉，常若其初，真有助于风教。因循弗葺，颓敝日甚。谋食者苟焉居之，而嗜学者遽焉

去之，其何以崇化厉俗。此学校之修，所以亦不可缓也。建为今大邦，自昔号称多士。公以讲殿辞林之杰，作牧于兹。兴崇学校振起儒风，士固以此望公。公亦曰：是我所当先者，节冗费以丰其财，择官僚以莅其役。役于官者日与之庸，鬻于官者随给其直，费广不靳，无扰于民。自奎画所藏，及先圣先师之祠。至于两庑重门，自讲堂及直庐至于诸生所居，倾欹者正之，朽蠹者易之，饰不鲜者润色之，瓦断绝者撤而新之。既甃十二斋又为几，与案与榻皆百余计。既修其祭器，又为祭服以起其恭敬，冠带以肃其出入。益买诸书，斋必实焉，所以便翻阅也。筑圃及亭教之射艺，所以观德行也。粗立小学，训饬童稚，又所以谨其初也。糜金钱四百余万，而关于教养切于人心者咸具，规模既恢拓矣。公于是数诣焉，延诸生教督之，程其艺业，束以规矩。食焉而不处者有禁，过焉而不改者有罚。大书礼记儒行一篇，揭诸明伦堂上，昭示学者，笃于躬行。以古纯儒为法，又作劝学诗，勉以诚悫忠孝坚素守。辨义利者，其说甚备。眷眷之心，庸有既乎？儒学隆于上，善教达于下，良心著焉，美俗成焉，虽强弗友亦将化焉。先是此邦之俗，尚气而喜争。白昼大都之中，卒然交斗。或至杀伤，而生子不举之风尤炽。自公之至，教由士始，陶染迁革，延及斋民。厥今闾阎之间，更相劝勉，无犯公令。桀暴之俗，日以销释，欺效既可观矣！久而益深，又将有进于此者。昔鲁僖公既修泮宫，风化所覃，群丑屈焉。时则怀我好音之歌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

高躋。然则今日学校之修，感格之效，其可无述乎？公之官成均也，其为诸生，服膺模记旧矣。今又观其善政，急于先务，卓乎为一邦盛事。虽欲勿书，焉得而勿书公，名思，字正甫，吴兴人。莅是役者，知建安县事郑君甫，自始暨终，宝专其事云。

【建安志】《王遂撰重建府学记》：国朝人物，莫盛于东南。学问之美，亦未有盛于建安。岂惟地大物繁。褰举辈出，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于先，后进之才有以和之于后。然而学不能以家习人熟，道未至于躬行心得者，由夫共理之寄，不能倡率于其上，则成学之效，固难以责备其下也。建之有学尚矣。百年之泽既久，而一日之功未闻。其故何也？渡江创始，时则致堂胡公为之记；宝庆更新时则西山真公为之记；游胡并祀。则南轩张公，晦庵朱公咸记之。当是时，游胡祖述周、程，行于闽峤，名公钜儒，项背相望，足以表章中兴之盛。及周、程之教至朱氏而兴，四方学者辐凑云集，足以光昭道化之美。自孔、颜、曾、孟之后，千七百年，废坏而不明，弊陋而无统者，如日月开霁，星斗照耀，无复难知难行之虑矣。然而国家之戒令方新，学术之源流易远，其有不溯于时王之制者，鲜矣！是以民安于性之微，而不肯从事于隆师亲友之胜，士忌其习之偏，而未必真有切问近思之美。不幸而知识高广，则陷于异端，而无复大道中行之盛；幸而志念平实，则溺于章句，而非有通经学古之益。其玩意灯窗者，怀书挟字，以志科举之得。而脱迹场屋者，

计日累月以求利禄之荣。其大者，以经术政事为两途，而不加之力；其小者，以骈俪诗歌为一技，而谬用其心；又其甚也！窥窃大道，鼓舞后生，而去圣门之教益远。虽有豪杰者出，卓然自立也，难矣！然则道之不行不明也，岂皆知愚贤不肖之过哉！性善之说，不传环境后世；修道之教，无与于生民，故也。本朝表孔、颜、曾、孟以觉民；圣上尊周、程、张、朱以立教。亲洒圣训，膺食有差，所为孳孳汲汲者，岂特故事之美观哉！所以同民心而出，治道者大矣。而郡学更乙未，兵毁殿斋及门。犹有存者，屋老地庳，不称来学。太守姚公宝即以为堂，他未皇及。王公伯大典漕计，慨然以御书阁为己责，黄公壮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费。方公大琮代为漕，与诸生谋曰：右庙左学，前殿后阁，京邑制也。为图以授博士赵君陞夫，曰：子之职也。赵君曰：吾之事也。舍是而不治，何以哉？辛丑十月，乃始为殿。明年二月讫事，又明年六月建阁，以次而举。大帅徐公漕叟，漕使项公寅孙。庚使李公昂英、赵公纶蔡公籥，太守王公野闻之，捐金相其役。殿在学西，从祀惟谨。十斋东列，以博学、审问、谨思、明辨、笃行、致知、格物、诚意、修身、正心为名而扁之。中则为堂。榜曰：明伦。后植阁以焕云章之美，下为先贤之祠。自游胡而下十二人，先达宿儒，莫不咸在。又北为藏书之楼，前设重门，修庀以严启闭，与方公之图无以异。合于頴水之规，次于辟雍之制。大而新之，逾三年而后备，遂到郡，见其轮奂灿然，无所加乎丹雘之功；环佩井

然，无所益乎弦歌之盛。他日陛夫讲学建安书堂，私谓遂曰：子诚有意于共理乎？愿一言以为之教。遂避席不皇，迟数月而不敢当。因念夫郡守部刺史之经始广大，不可及矣。赵君之扫地更新，亦甚难矣！大非溪山清伟之胜也，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是也；新非宫墙观美之盛也，所谓日新之谓盛德是也。然于其大而敛就平实，则约已靠里。不为高虚，其小也，安知其非大也？于其新而提醒之，则明善复初。不求奇异，其旧也，安知其非新也？此孔颜孟相授之密指；而周、程、张、朱自立之要诀，不可易也。《记》曰：致广大而尽精微。又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。又日新。大与新之功，其盛如此！岂鹜于外者所能致哉？将现建安之士，自此而不容已者，而谓性之不善，道之不可以为教，抑末矣。

陛夫曰：此则陛夫愿与诸生承学之意。乃不辞而书。淳祐三年，六月朔旦记。

《王遂又撰重修建阳县学记》：古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无一不由于学者。询礼习乐，读法饮酒，献囚献馘，无一不在于学者。呜呼！学于王政为大，而人心之所由，以一也。故其体有道德性命之本，其用有诗书礼乐之具。纲以三纲，常以五常，六七圣人舍此，不足以为教。自时厥后异端出焉，百家杂焉。秦不禁之，而禁士之学孔孟而谈六经者，卒使千七百年之间，人寡知学，家鲜知道，非以愚民，直自愚耳。幸而汉兴齐鲁之间，习闻圣贤之教，有不待，幡然而兴起。更数大儒不能复

旧。宋德休明，周子道其源，张程袭其流，而朱子集其成。斯民复见雍熙比屋之盛。而建阳，今齐鲁也。去圣贤之居，若此其近；则传圣贤之道，如此其盛。宜其道振而不坠，教兴而无仆。及遭值权门学禁，并以其人与书而废之。至于毁其裸献讲读之庐，以为钟鱼梵呗之地。不黜邑令，不斥遣其门人，不止士至于耻，以其学自名。火书庐居之祸，未有酷于此者也！不塞不张，不裂不全。以圣贤之乡，而禁锢有甚于他郡县者，是宜嘉定更化，首议褒表，淳祐继承，特加临乡表章之盛，亦未有加于此者也！先是刘文简燠，奏请寺复为学。文公之子在，及游侍郎九功，徐侍郎清叟，相与倡议，彭尚书方协力为之，规摹一新。而方右史大琮尤极其意，赵君与迥为令也。敞高明而筑沮洳，辟隘陋而固藩墙。月割俸以益之，不足又斥于县之费。礼殿中严，重廊外设，复濂洛关闽之祠，为五于左，以认其道之所由始。修前贤陈公洙，师锡，游公酢，萧公之敏，以文简补之，为五于右，以章其化之所由盛。朱范二太史室在东序，益以游文清，朱则文公考也，范其先友也。游君九言，少所共学，老犹不与时共好者也。刘魏二聘君，室在西序，益以蔡聘君、刘君勉之所学也。魏君揆之，其游也。蔡君元定，晚尽力于斯道，而与之议所由起也。学始于储令用，成于黄令千里，并祠于西北同室。宣化堂后，设先天之图说。亭之北，揭东阳洙泗之匾。崇楼屹立，以严建炎御笔之藏。虚亭静处，以本周氏为善之教。学职之位四，诸生之位三，仓库书藉之所亦三。

建固多士，建阳之来游者亦众。左山右溪，昔犹今也。深衣大冠，今犹昔也。会诸生而课试之，董其役者，主簿谢德屋，其亦庶乎，不废其旧矣。一日与迥以图授遂曰，主上锐情文公之学，子奉命以来，建安书院既立，而建宁之学复启。得因其成而记其颠末。今建阳之宫，熊君克记之，文公自为之记，陈君孔硕，真君德秀，又记之。丰碑巨刻，皆有取于附祀藏书之盛；而学之废兴，实关道之显晦。愿求一言以诏后之人。遂初辞不可，又念已为二建犯不题，其又何辞则作而言曰：遂志学时，未及登文公之门。既冠脱弃场屋，读其书而悦焉。一日之疑，多于一日。惕然师亡、道散之惧，以遂之悔。不愿诸君之悔，悔重于遂也。今文公已矣，三王四代之事，无所质正。幸而因其地，新其学。诸君试以四书而读之，于心能无疑乎？以经传观之，于自能无阙乎？以通鉴纲目而参考之，于事能无所拂乱乎？夫理之粗，至精之所由寓也。一圣人之言，数圣人之所同也。诸君强敏，必无至于遂之悔。而其所自得，必有甚于遂者。曰，明诚其两进，抑敬义其偕立。昔者文公尝以示白鹿，诸生尽心于此。安知后来之继其轨者，不在斯学乎？咸曰，诺。因为之书。淳祐三年，九月朔旦记。

【真西山集】《建宁府重修府学记》：宝庆纪元之初年，天官尚书叶公，以显谟阁学士出牧建安。清心劬躬，以治以教。期年，民各遂于理，顾詹黼宫，寔维本原风化之地。繇庆元后，旷弗克修，垂三十祀。予奉天子命寔来，固将为国

毓材，以俟举选。如宝璧玉，如护椅桐。惟厥攸居，其可弗飭。乃命属役于僚吏之能者，而以郡博士董之。先葺太成殿，次及十六斋，又次及于三贤堂。然后增辟小学，起孟秋甲辰，迄九月甲寅，功用成。于是府学正叶端甫等书来俾识厥事。某于乡邦为后进，谊不可以先长者，请，固辞，而端甫等书再至，谕勉逾力既弗获终辞，则诵所闻以告曰：诸君所为命仆者，岂欲相与讲明为学之大指欤？夫格物以致知，昔者圣贤示人之正法也，请以缮修之役明之。今之学校，非昔之学校乎？昔之圯陋者，今屹焉以完。昔之暗郁者，今焕焉以新，非以修之之力故耶？学者之于学，亦若是而已矣。盖受中以生，万善咸备，犹此宇之本閎且丽也。私欲汨焉，邪说滑焉，犹其漂摇于风雨，漫漶于垢氛，而浸朽以弊也。一日自克，私胜而仁存；一念知悔，善章而咎泯。又如圯陋者之可以复完，暗郁者之可以复新也。夫忠信笃敬，学者立德之基；刚毅木讷，学者任重之实。而辞章革缚，特藻饰之靡尔。圣门教人，具有本末。故曰，行有馀力，则以学文，亦何异基址之固，而后栋梁可施；栋梁之安，而后丹雘可设也。盖缮修一役耳，而为学之理具焉。自是推之，则凡天下之事事物物，即益而道已存。由粗而精可见，知至之功不难进矣。虽然，学岂徒知而已，盖学聚问辨，而必以居行继之；博学审问，而必以笃行终焉。断断乎不易之序也。易中庸之指不明，学者始以口耳为学。讲论践履，拆为二致。至其甚也，以利欲之心，求理义之学。以理义之说文利欲之

私，而去道愈邈矣。然则致知力行，交勉并进，岂非学者用功之至要哉？又岂非贤邦君所望于吾州之士者哉？若夫赋役之冗，调度之目，在故府，可覆此不书？

公，名时，字秀发，括苍人。三年春三月甲寅记。

【胡寅斐然集】《建州重修学记》：建州字张侯铎伋来以书，绘示黉宫新成之状，曰天子偃武修文，留神教化。凡庠序之事，已废缺颓靡者，咸振举之。仰惟明伦善俗，德意宣渥。铎也既幸于钦承诏旨，而前后三漕使，马徐范公请于朝，给钱二千万，听郡司委吏属敦匠董役，告成藏事，如图所写。此俟藩大典也，当书。而君建人也，能为建人书之不乎？寅曰，是则不敢辞。其如朴学不文，请改属能者。既再三不获命，乃次比所见闻而言曰，吾乡山川奇秀，土狭人贫。读且耕者，十家而五六。三岁大比于春官，奏名射策，视诸方取数为多。盖自唐常袞观察本道，以文艺兴劝。而昌黎先生表著欧阳詹之行义，警劝后进，到于今而益盛。风移俗易，其来远矣。本朝学法，无虑数变。元丰中，赐建州学田十顷，增其序宇，崇宁舍选之制隆洽，则又斥大而华侈之。岁在丁未，荡于内讧，绍兴二年，秘阁刘侯子翼来作守。埽土创立，累政相因，亦既就绪。甲子五月，巨浸冒城，摧击漂散，其获存者，独大成殿尔。自是徐公经其始，马范三公继厥中，而张侯成厥终。起乙丑之春，尽冬月，为一堂十二斋。门庑庖库咸备，最后建教官寓舍，而峙阁其北，以貯御书经籍云汉之章。兴洙泗之风，昭回薰播，作新

多士，扞衣负笈，来游来处者，蒙幸至厚。一时盛观，震耀瓯粤，是可记已。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弟子莫严于颜氏子之于仲尼。故始入学，必释菜用币。春若秋仲，月上丁日，必释奠，大合乐。今学者往往訾病，后世以为无师也。顾乃大言曰，吾知师孔子而已，茫乎泛然，涉波而窥藩。问其潜心请事，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谓？则瞠，莫置对，岂不忤于事师之名，而歉夫为弟子之实也乎？昔者颜氏不迁怒，不贰过，不远复，不违仁。见称于圣人，以为无能继之者。而回之自述，则知坚高之难及，而致钻仰之功；见卓尔之难亲，而兴瞻忽之欢。师弟子之相期如此，彼于功盖天下，名载终古，未数数然也。况下此者，宁足道邪。一日问为邦，圣人遂举四代之美治，兼一王之成法，而告之。是所以宰制大物，施张质文，陶动植于中和，措蒸民于礼乐，其事伟矣。自世俗观之，瓢饮箪食，萧然陋巷，孜孜克己之人，而能与此，岂不大有迳庭乎？曾不知理义悦心，则关百圣，俟千载而无疑；权度在我，则称轻重，揆长短而靡忒。其舍藏之汨尔，用行之粲然，亦直寄焉尔。然则学而成是德，用而见是效。譬夫艺黍稷稻粱者，不生荏菽麻麦之实，决也。何出昆仑，则必经营中国，而入千大海矣。寅尝即是以来学者之失，盖不尚志而病师一也。胶护旧，惮于择善，一也。指记诵词藻为事业，一也。用于觅举千禄而已矣，一也。不得之或叹儒冠误身，弃而佗从，一也。既得之，视故习犹兔蹄蝉蜕焉，一也。效官充职，以柱后惠文支梧一切，谓政才学术，本自

异科，一也。进乎此者，知有上达之理矣。乃不探索于语孟之微，《易》之几，《诗》之深，《书》之要，《春秋》之奥，则取遁辞小道，兀焉而宅心，一也。呜呼！岂无抗志大虑，凌高厉远，晞颜若孔之徒与？诚得其门，造其堂，哂其蔽，虽谓后世咸无足师，而吾志以仲尼为师，何不可之有？寅既为侯纪学之废兴，又申言此告子佩之同志者，侯不以为言之赘也。则请镌之石，绍兴十有六年秋，八月一日记。

【元张西岩集】《崇安县重修县学记》：学明人伦也。人伦不废，学可废乎？故大而京师，小而郡邑，通得祀先圣先师于学。中间因盛衰相寻，废兴不常，未有终泯而无复者。盖关乎天地，系乎气数，本乎风化，然也。崇安旧有学，当天戈南下，烬宋将灭，为群不逞撤毁殆尽。至元己卯，张君茂来为县令。政知后先，首建礼殿。修讲堂，前以三门，旁以两庑。至于先贤之祠宇，诸生之斋舍，罔不具举。起庚辰冬仲，成辛巳秋季。宏丽邃深，几亚郡学。后一年，某取道是邑，邑士赵若等状始末，求记，愚谓自王道衰，有纵横，有杨墨，有申韩，有黄老，有群儒之专门，有科目之时文。降及近世，又有弊于传解，自我作古，蛊惑世人，死而弗悟，皆不得一意于有用之学。呜呼！六经所以载道也，道常著于六经未作之前；诸儒所以明经也，经当求于诸儒无说之际。要先正其心，修其身，齐其家，然后发为文辞，措诸事业，教人为良师，临民为循吏，事君为贤臣，又岂特专事虚文空言，夸多斗靡而已。今国家混一，惟圣道是明，圣学是

尚，无举业之累，绝利禄之念，正学者为已之时。果能不为淫辞詖行之所汨，狭阙偏见之所溺，虽温岭去圣门数千里，安知他日不有舍近而远，由南而北，游杏坛，証舞雩，徜徉乎洙泗之上者矣。令本东鲁人，盍以是语之。若夫溪山之胜，栋宇之备，竹石木丸之费，学有能文者，自纪于碑阴，兹略而不书。是年十月日记。

【黄文献公集】《松溪县新学记》：建为先师朱文公之阙里。松溪建属县，土生其间，身亲受业于公之门，与闻公言，论风指于淑艾之私者，踵武后先。其地虽褊小，而士习为最盛。逮入皇朝，治教休明，人才尤彬彬焉。县故有学，规制甚备。至正十二年，大盗窃发于河南。而江淮闽粤，绎骚不宁。山谷愚氓，相挺而起。侵軼县境，蹂践民居。兵燹之后，惟夫子庙，若鲁灵光之岿焉，独存。识者知为天佑斯文之兆，匪朝伊夕，必有起其废者。今天子方慎择守令，惠绥黎元。十四年夏六月，令县尹凌侯实来，视篆之三日，用故事款谒于先圣，礼成而退。左右顾瞻，徘徊太息。曰，学校之废兴，长民者之责也。我其敢不以为已任。即命钩考簿书，徵理历年贍学田租。在毫民黠吏之手者，凡得来若干石，资以召匠，市材，揆日庀事。侯躬泣教护，属功而课其章程。县人摄尉事业弘道，暨教谕李璇，训导传子实，皆悉力以相焉。自礼殿，明伦堂，斋庐寝室，至于门庑庖廩，咸撤而新之。崇其垣墙，端其术道，墜茨瓴甓，黜堊髹彤。举称其度，始于秋七月，訖于冬十月而告毕工。妥神有礼，配

侑在列。範銅为祭器，而他所宜有者，靡不具完。藏修息游，各适其所。佩衿来集，弦诵相闻。馈膳之须，亦无乏绝。侯既行舍奠之礼，以落其成，不远千里，俾诸生杨珪奉书走金华山中，以记为请。昔杜子美题诗衡山县学，称陆宰以雅才新意，修儒服，俎豆事于干戈之馀。其辞逸出横厉，气谊激烈，数百岁之下，读者犹为之悚然。侯下车之初，即以兴学为先务。披荒残，植栋宇，甫十旬浹而毕溃于成。其雅才新意，视陆宰孰多乎？窃观鲁人之颂僖公曰，既作泮宫，淮夷攸服。固非衡山之事，可同日而语也。贤侯导宣上化。以振起士类。将见鲁人之颂复作于今，虽子美未易赞一辞，矧以眇焉末学，衰朽諄眊，猥令载笔之记，何能铺张伟绩，以昭示于方来也哉！姑序次其废兴之岁月云尔。侯名说，吴兴人，大父秘书少监公，夙任风虑。父集贤直学士公，治郡有声。家学渊源，所从来非一日矣。宜其为政知所本，而不谬于缓急之序，如此云。

【宋真德秀集】《政和县修学记》：绍定五年秋九月，政和县修学成，令括苍徐君来请识。予按古教法，起于家而成于乡，所习不过闺门子弟之职，用之则为公乡大夫之材，是何也？间有塾，族有师，亡驰骛之累，以贼其良心。孝友以为行，中和以为德。有践修之实，以保其正性。心存而性得，故推其自成者，皆足以成物。后世乡里之学废，士之干时蹈利者，浮游四出，而为战国之纵横。章句文辞之学兴，则又穿凿奇诡，为汉之经生。凋镂华靡，为唐之进士。昔以